

文化纵横

黄草梁长城拓碑

张云涛

“重叠高峰曲绕城，戍楼秋色雁来声。/山从上谷连关远，水自桑乾入塞平。/边月一轮澄浩宇，朔云千里护神京。/诸臣夙抱平戎略，愿竭愚忠答圣明。”

这首《边亭诗》是明万历年间兵部侍郎贾三近对沿河城古代长城的真实写照，也是黄草梁长城“七座楼”不朽的名片。

2018年，为了完成市政协布置的工作，编好《长城踞北》这本书，门头沟区政协领导亲自带领政协机关、文联、文委和部分文史委员13人，对黄草梁长城“七座楼”进行了详尽考察，成为笔者一段难忘的记忆。

门头沟区长城墙体的总长度为10000多米，主要分布在清水、斋堂、雁翅三个镇，共有敌台17个、城堡2个、烽火台2个、砖窑遗址5个，挡马墙6段。总体走向为东北向西南，分成三条线路：西北边为雁翅镇房良村、大村、马套村一线；西南边为清水镇洪水口村、小龙门村、燕家村一线；中间以斋堂镇柏峪村黄草梁、天津关、沿河口、沿河城、东岭为一线。

黄草梁，因夏日遍开黄花（萱草）而得名，海拔1700余米，以平旷的高山草甸著名。著名的关隘“天津关”山崖天险，地处要津，据守在长城之上，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夏季，山花烂漫，黄花遍野，片片金黄与敌台、城堡、古道、石刻、关隘、半拉山、天险石门、象鼻山、草甸等相映成趣，构成一幅江山多娇的图画。

早晨7点钟出发，沿永定河过水闸、妙峰山，穿雁翅镇，过龔底下，上柏峪村登黄草梁天津关。午后，过草甸，走古道长城挡马墙，登敌台，下陡山、落叶谷，沿椴木沟4村，上灵山过江水河、洪水口。行程300多公里，其中，20多公里的山险长城，直到晚上8点多安全到家。

很久没有爬黄草梁了，这里已经铺设了国家步道，走石砌小路，很快上升到山腰后，石砌路变成了碎石路。

天津关设在柏峪与沿河城之间的山梁上，现还存有百余平方米、石墙围绕的驻兵遗迹。小路陡升，山景多彩，往前走，崖壁上突现象鼻山拦道。巨大石柱，斜搭在巍峨的山崖之上，一条羊肠小道从象鼻间穿过，左侧外边是深涧，大家纷纷在象鼻山留影，赞叹自然的巧工。

过了象鼻山，走过古栈道，又是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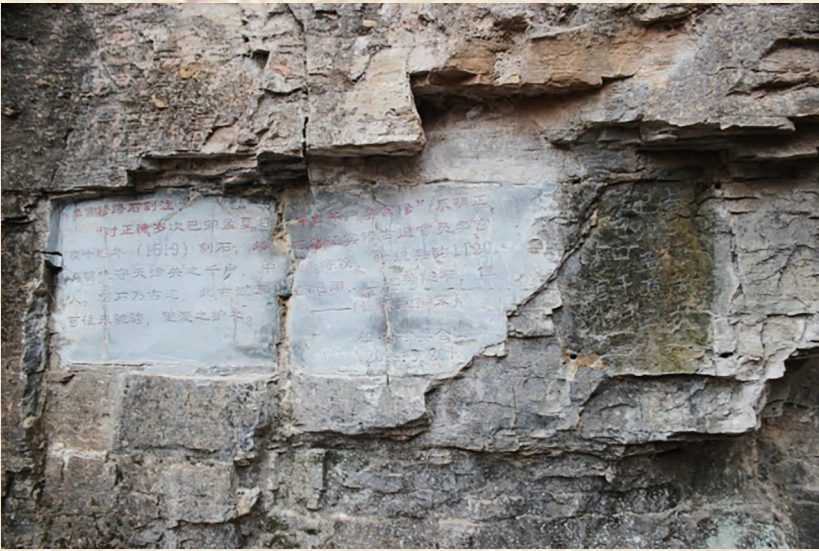
艰苦的上升陡路，两侧的山势变幻无穷，让人惊叹不已。多年前，曾见到此处有摩崖碑刻，特地准备了拓片纸，将碑刻拓制拓片。经大家共同寻找，终于见到明正德年千户李宫修古道摩崖碑，并有柏峪村委会镌刻的石刻说明：李宫修路石刻注：

“时正德岁次己卯孟夏旦，守口千户李宫修。”系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刻石。此石刻证实修古道官员李宫乃明代守天津关之千户，中级将领，时统兵约1120人。刻石乃古迹，此古道军旅通用，虽地势陡窄，但可往来驰骋，望爱之护之。谭怀孟撰文。

柏峪村委会 2014年9月20日 大家有的帮助清洁碑面，有的帮助清理脚下草石，有的帮助详细登记《碑刻登记表》，笔者迅速上纸、扫凹、锤平、扑墨，一会儿的时间便作好了拓片。又是一次大家共同拓片，亦是京西古道已发现海拔最高的古代摩崖“长城碑刻、古道碑刻”，为“京西碑石大全”再完成一篇古道拓片，之后，高高兴兴地追赶前面的队伍。

黄草梁自古就是京城通往漠北的军事要道，司马迁《史记》中记载的蚩尤与炎帝、黄帝战于涿鹿之野，离此处不远。王翦灭燕经过于此，元灭金、明抵蒙古都曾在此激战，留下了诸多历史遗迹。

笔者曾经拓制过明代长城斋堂城《皇明忠烈毛（立芳）将军墓志》，它记录了明末清初，后金（清）兵马与明军激战于此段长城的史实。毛立芳将军墓志原立于门头沟区斋堂城西门（辑宁门）外，现仅存墓表残碑，保存在永定河博物馆。明崇祯三年（1630年）立。碑文记载：毛立芳浙江余姚人，以武举入入易县军中任职，守备紫荆关长城，后因宛平青白口社沿河口丞需得力将军守防，毛将



黄草梁长城石刻

军遂被调往该地。毛将军深知此地为守卫京师的重要军事隘口，因而“据营务，弹厥心，力迨……”竭尽心力，加紧守备。崇祯二年（1629年）冬十一月后金（清）来犯，关防洪水口（沿字12、13、14号敌台），小龙门（沿字15号敌台）告急，逼近黄草梁7座楼，沿河城长城全线告急，毛将军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日夜守卫，毫无懈怠，一次次打退清军的进攻。使沿河关隘甚为牢固。崇祯三年（1630年）孟春，后金军大规模入侵，沿河城守备府所辖洪水口、小龙门、黄草梁、沿河城悉报警已驱近，毛将军当即率官兵仓促迎战，然而“尘昏扬迷目，冰雪难行，大率失利”，终因寡不敌众，与当地守口官张炳、张桂奇同被俘。后金军（清军）许以重金引诱其投敌，将军誓死不降，自刎殉国。毛将军忠肝义骨，备受敬戴，“当地士民共捐资购棺”厚葬并立碑。

毛立芳将军墓碑说明了明代借鉴辽、金、元各朝的前车之鉴，对黄草梁长城重兵把守，增筑敌台、城墙，扼守古道，保卫京西，不为无由之举。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这里建立平西抗日根据地，萧克、邓华将军率领冀热察挺进军转战斋堂川，像插在敌人后背的一把尖刀，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

又是一段之字形爬升小路，山势陡峭，山色绮丽，走一段，歇一会儿，一连串十几个之字型陡坡路抬升，就到了黄草梁最高的古村落——江水河村，即可踏上返程之路。

在连绵起伏的山崖险路上，古人筑起了万里长城，“七座楼”立于长城之上，用于屯兵、据守、抵御外敌。按照古长城功能分析，此处为内长城，向北通内三关，即：倒马关、紫荆关、居庸关。从南北朝时期便是京西的重要防线，属沿河城守备府管辖，故长城上敌台都被标上“沿字X号台”，如今只有“沿字10号台”东面门额石匾尚存。

长城隐没在茂密的树林中，站在高处远眺，如果不仔细寻找，看不到长城。一会儿，一道残破的干砌垒石墙挡在前方，笔者知道这是“挡马墙”，古代将士屯养军马的地方。再往前走，便看到敌台沿字6号、7号……11号，城墙连缀，台台相通，还有一座石砌烽火台，连起来称“七座楼”，黄草梁出名或许是因为“七座楼”长城。

说到长城，人们很容易想到“万里长城”，秦始皇的丰功伟绩。而门头沟的长城远不敌它的绵长遥远，断断续续的城墙和敌楼分布在崇山峻岭之中。在断崖陡壁，深沟险隘，形成了另一类特色的“山险长城”，没有敌楼、墩台，只有悬崖峭壁，形成了山区长城的显著特点。从沿字8号台到沿字11号台大约1000多米，蜿蜒的城墙，采用就地取材的石灰石砌成，虽经400余年的风雨剥

蚀，有些墙体和垛口仍然坚固如初，雪白的石灰把巨大的石块粘结牢不可破。

经过岁月的侵蚀，墙体大都已经坍塌，敌楼却保存比较完整，屹立在群峰之上，俯览群山。能想象当时建造之时，良苦的用心和精湛的技艺。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有的敌楼内至今保存有当年的木制窗櫺、斜箭孔、木门等，历经风雨剥蚀，木质依然坚硬。其中，有一座敌台，双向台阶，直登台顶，顶上是瞭望台，后来被改造成储藏室库房，为储存军需、军火所用。如今，虽只剩墙体，但当年建筑之精细依稀可见。

沿字9号台顺行的方向台阶早已不存在了，要攀爬1米多高的断墙才能登台，为安全大家绕道敌楼后灌木丛穿行而过，到了沿字10号台，跟上来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终于，站在沿字11号台上，脚下是百丈悬崖，险山沟壑，沟底是龙门涧、椴木沟。对面是北京市最高峰东灵山，天然屏障，一般人看来“长城”到此似乎没有了，而我们知道它只是改变了形式，成为这里的特色“山险长城”。

回程时，最险陡的山脊逐渐远去，这座曾作为古代“钢铁屏障”的长城，又一次锤炼了笔者的意志。沿字6号台和实心烽火台逐一探过，看到一座座敌台地据险处，曾经完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艰巨任务。带路的护林员说：“这里常年只见鸟兽，罕见人影，新护林员很多都没有到过这里。”

从“七座楼”下来，向西南转入下山小路，笔者走过了人生最难忘、最美好的一段路，那是一条长城脚下亮丽的风景线，美丽的落叶谷。很早就听说过落叶谷，也常常出现在想象中，更期待着一睹它的真容，它的名字就足以让人产生想象，它因一年四季都积有落叶而得名。远远看去，它像一条金子铺就的河川，又像金黄而狭长的落叶沙漠，走近它，就像走进金色的海洋，深可齐胸的金黄落叶，轻轻擦过你的身体，幸福极了。

晚霞洒在空荡的古村落，越过灵山上北京海拔最高的江水河村，晚上7点多，我们愉快地踏上了归程。

王平筑城记碑：北京地区记载长城最早的摩崖石刻

张云涛



拓印《王平筑城记碑》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历史的铁律。自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国相互攻击、防御，万里长城这个冷兵器时代最好的防御武器就这样诞生了。秦始皇平定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群雄割据的乱局，迈开了“万里长城”的第一步。东晋灭亡以后，中国又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公元439年魏太武帝统一了北方，形成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以后的150余年里，北朝的魏又分为东魏、西魏，虽然东魏政权只有短短的16年，却在北京长城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号，即北京最早的长城石刻——《王平筑城记碑》。这是目前发现北京地区记载长城最早的摩崖石刻，碑文记载了东魏武定三年（公元545年）军队在此修建长城的历史。摩崖石刻5年后，也就是公元550年，东魏被高洋推翻，建立北齐。据史料记载，历史上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曾经对长城进行过修筑、增筑。

《资治通鉴》载：“梁大同九年（即东魏武定元年，王平筑城记刻字前两年公

元543年），东魏丞相高欢筑长城于肆州、北山，西自马陵，东至土垠，四十日罢。”这段长城位于今山西省静乐县到淳阳镇一线，长约150余里。它虽然只记载了山西等地的长城，但是东魏政权修建过长城是史实。而今天坐落在门头沟王平镇的摩崖石刻，同时证明了东魏政权在北京西山也在修筑长城，抵御外侵。北京西北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古时候黄帝、炎帝、蚩尤征战的烽烟未断，鲜卑、柔然、突厥、契丹、瓦剌、女真等北方少数民族很多是从这里穿越长城沿永定河进犯中原。王平地区是当时扼守要塞之一，高高的山峦紧紧地锁住湍急的永定河口，截住漠北少数民族进犯中原的古道，目前已发现很多史籍和碑文曾经记录当年的战事。

据全国长城普查成果记载，门头沟已发现和确认的明前长城5段。其中，王平镇摩崖石刻是唯一有文字说明的东魏长城之一。

《王平筑城记碑》记载了东魏武定三

年（公元545年），平远将军在此处驻军筑城之事，如今石刻所在附近山坡地上还可依稀见到夯土墙基的痕迹，因此，该石刻是门头沟乃至北京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修筑长城的文字记录的实物遗存。在王平地区河北村河边台地上，石刻文字镌刻半埋在地下巨大的青岩石上。

原碑文如下：大魏武定三年（545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海安太守筑城都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五人，失十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

碑文大意为，公元545年，朝廷派平远将军海安太守带领1500余人在这里修筑城池的往事。全碑文共49字，字大小20—40毫米不等，在北京地区它不但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也具有相当高的书法价值。

在我国历史上，东魏政权处于社会大动荡、政权频繁更迭的南北朝时期，这时期的历史文献记载很少，客观反映具体事件的寥寥无几，史籍当中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国家大事略有记载，也很不详细，至于一个小地方的工程事件，更无从查找。《王平筑城记碑》的发现，填补了史籍的不足，丰富了地方文献，使我们对1400年前的国家体制、地方行政、军事设施、军队职责等增加了一些了解。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军队不仅是打仗使用的，在大的国家工程建设中，同样有军队的参与。

从历史文献上看，此次修建城池，是一次比较大的军事工程，由当地官员及乡豪31人监督工程。平远将军应为东魏政权长城布防官员，统辖王平地区，石刻填补了北京地区东魏历史文献空缺，为长城历史文化中的重要记载。

在书法史上，《王平筑城记碑》是一方典型的“魏碑”书法文献，南北朝时期，写字、替人代笔的人称为“典签”，像现在的秘书，社会地位较低。写字被认为是匠人干的活，字形的好看与否并不被人们看重，只要认识就行了，故写字的人也并不被人尊敬。所以，魏碑字以现代人看来，并不具备十分的美感，没有隶书的舒展圆润，也没有楷书“馆阁体”的端庄

方正。而在行家眼里，魏碑显现出来的是动荡社会那种自由洒脱、无拘无束、自成风格的社会背景，字里行间也表现出匠人的那种灵活多变、飘逸中携风带骨的个性。

从环境上讲，是因材施技、因地制宜。《王平筑城记碑》文字镌刻在约百吨左右的青石上，青石座落在山半坡，下临浑河，上溯山势。离青石不远还留有古城墙遗址，可能是工匠在筑城休息余暇油然而生的想法，刻石记事，使用简单的工具在工间休息时的青石上手拈来。尤其是“遠”字的运笔流畅，偏旁与主字，单看歪扭不齐，而组合以后却恰如奇峰立岸，险中见峻，表面看似不拘形式的随笔，留给后人的则是典型的得意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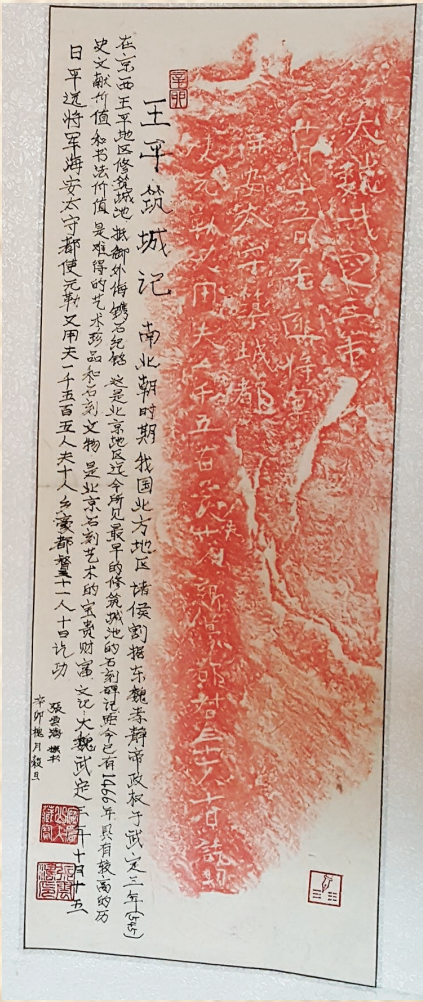
从地理环境看，《王平筑城记碑》石刻不是官方行为特选的青石，不然在这么大的山场随便都可凿出一块规整的岩石或从别处运来花岗岩、大理石，正式把筑城之事记录下来。

从文章布局和书法上看，是因材施技，硕大的一块石头，表面凹凸不平，裂痕迭层交错，没有人工刻意凿平的痕迹，没有丝毫的修饰，可以看出匠人是在那种随意、自由，没有一点外部干扰和压力的情景下，随手清扫一下浮土便直书其上，甚至连要写的词句未及理顺就下笔了。文中“用夫一千五百五人，失十人”，其中在右上角的“失”字，是后补刻上的，开始读起来似为不通之句，说明书字之人事前没定稿。拟稿书写之人可能就是一个略通文字的石匠，在偌大一块青石上，在裂痕和叠层之间，有一块刀把形可睡一人的略平面，或许是他半躺休息时，后背略感平坦，临时起意，起身便刻下这49个字，记录这段修建城池的历史。碑文整体看上去舒展大方，字体大小错落有致。大字4厘米，小字2厘米，大字不显唐突，小字不觉畏缩，布局稳重，谋篇合理，可见古代匠人的朴实与智慧。

字的间架结构可谓合理，突现魏碑风格，如“十、人、夫、三、太、大、年、筑”字都是横长竖短，是典型的魏碑，“十、平、远”字，在用笔上起笔方，收笔方圆兼施，通篇来看，有的字乍看歪斜，细品又觉端正，用

田格衡量，主笔又绝对中稳，给人赏心悦目之感。单字看来，魏字在写法上与历代不同，是较罕见的写法。如“定”字突出了魏碑自由洒脱的特点，“武”字应当是以戈为武，只有魏碑才这样写并且少见。听朋友讲，曾在河北省博物馆“北齐汉白玉造像记”中才见过相同的写法。“守”字是比较典型的魏碑字体，明清以后至现代楷书基本没有出现过这种写法。

总之，东魏武定三年摩崖石刻《王平筑城记碑》，是时代的产物，是万里长城军事和民间文化的痕迹，是古代劳动人民辛勤汗水的结晶，它不但具有较高的军事史料价值，也是我们欣赏魏碑书法生动的实物资料，是京西石刻书法艺术的宝贵财富。



《王平筑城记碑》拓片